

# 弘明集卷第一

牟子理惑論 三十七篇

正誣論 未詳作者

## 卷二

牟子理惑論

一  
太  
蒼  
梧  
太  
守  
牟  
子  
博  
傳

書名 弘明集十四卷 寬永十四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 釋僧佑 輯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子-釋家-雜著  
索書號 貴重-61  
編號 C6563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656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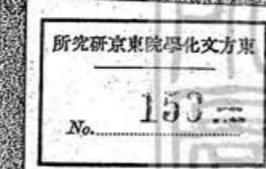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 弘明集十四卷 寬永十四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楊經辟州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  
獨大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爲神仙  
而不信以爲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  
牟子旣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  
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  
牟子理惑論 一  
太  
蒼  
梧  
太  
守  
牟  
子  
博  
傳

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



03  
1 2 3 4 5 6 7 8 9  
5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集

弘明集卷第二

梁釋僧祐撰

集

明佛論

一名神不滅論

弟子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咸以  
我躬不閱遑恤于後萬里之事百年以外皆  
不以為然況須彌之大佛國之律精神不滅  
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宿緣綿邈億  
劫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華之  
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典自  
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弗暨殊域何感漢明  
何德而獨昭靈彩凡若此情又皆率附先習  
不能曠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設悲

夫中國君子明於禮義而闇於知人心寧知  
佛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臧猶興喪及之  
況精神作哉得焉則清昇無窮失矣則永墜  
無極可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  
弈形筭之淺而弈秋之心何嘗有得而乃欲  
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於天寢之  
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識燭幽冥之故既  
不能自覽鑒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  
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經爲指  
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  
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  
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  
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爲明論曰今會自  
撫踵至頂以去陵虛心往而勿已則四方上  
下皆無窮也生不獨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  
則無始也弈世相生而不已則亦無竟也是  
身也旣日用無垠之實親由無始而來又將  
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之曠無始  
無終之久人固相與陵之以自敷者也是以  
居赤縣於八極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  
萬二千天下恒沙閣國界飛塵紀積劫普冥  
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獨安我而疑彼  
哉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綴彝倫  
於太虛爲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

小人之所遵天之所迹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盡於王業禮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於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列照麗萬二千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蠻觸之城應求治之鹿感且寧之於一生之內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爲始形而略於爲神哉登蒙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眞之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鹿之闕文以書禮爲限斷聞窮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增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爲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明無則以何明精神乎然群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龐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財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

有巔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革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瞳之質誕于頑瞽嚚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天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龐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万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龐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據有腐則其身或屬纊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岳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岳唯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麤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爲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圓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齋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之皆不疾不行坐徹宇宦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

當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耶又宜思矣周公  
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即問談  
者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  
則文祿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  
爲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  
不見哉羸博之葬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  
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亂滔天其  
要心神之爲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  
精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  
善知已之惡惡已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  
知堯惡亡之識常舍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  
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  
寬寧當復不稍滅其惡漸修其善乎則向者  
神之所含知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  
千歲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  
堯者也夫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  
應分至啓閉而鸞鷙龍蛇颶焉出沒者皆先  
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厥群有同見  
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萬化之不盡  
然哉今所以殺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爲繩繼  
之罪者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  
由冥緣前遘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豐  
遭於幽而醜發於顯旣無怪矣行凶於顯而  
受殃於幽又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含知堯

之識幽顯於萬世之中苦以割惡樂以誘善  
加有日月之宗垂光助照何緣不虛已鑽仰  
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可除成將  
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流  
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  
起也皆由情構今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皆  
精由情構矣情構於已而則百衆神受身大  
似知情爲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  
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所會亦必循俯入精  
化相與順生而敷萬族矣況今以情貫神一  
身死壞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  
澄不滅之本稟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  
爲無欲欲情唯神獨照則無當於生矣無生  
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  
舜姬公孔父卅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  
升天龍潛鳥颶反風起禾絕粒絃歌亦皆由  
窮神爲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今形絃  
理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  
而至者河之出蜀洛之出書蕡焚無裁而敷  
玄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尔以  
亡火流玉屋而爲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歛  
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  
法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  
復何奇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

九泉吸風絕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  
分身涌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黃  
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奄曠顯沒既  
出形而入神同惚悅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  
彼哉冥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顏  
咫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  
之應皆由心來逮自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  
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  
事固相爲形影矣夫形無無影聲無無響亦  
情無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  
隨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  
交賒紛綸顯昧渺漫孰覩其際哉衆變盈壯  
群象滿目皆萬世已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  
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爲法本心  
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  
必妙生於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悖於三塗  
之域何斯唱之迢遙微明有實理而直疏魂  
沐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  
緣成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已  
來孤聲豁然滅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  
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  
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  
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顏子  
之微微而必乾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

皆心用乃識必用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  
炎炎相即而成爛耳今以悟空息心用止  
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構旣新故  
妙續則悉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  
之必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  
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  
哉顏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  
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顏子之屢虛則知其  
有之實無矣況自茲已降喪真弥遠雖復進  
超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  
感遁天妄行彌非真有矣況又質味聲色復  
是情偽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潛謝變速奔電  
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瞬息之頃無  
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爲有乎甚矣偽有  
之蔽神也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  
照藹然積則其照朏然昧厚則照而昧矣質  
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從藹至昧要隨鏡不  
滅以之辨物必隨穢昧失而過謬成焉人之  
神理有類於此偽有累神成精龐之識識附  
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  
而窮本神矣泥洹之謂也是以至言雲富從  
而豁以空焉夫巖林希微風水爲虛盈懷而  
往猶有曠然況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清  
心樂盡哉是以古之乘虛入道一沙一佛未

詎多也

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沾受萬有而與之爲緣乎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爲愚聖乎又旣云心作萬有未有萬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萬有乎

荅曰今神妙形龐而相與爲用以妙緣龐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更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萬有備於前論據見觀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冉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先際初自茫渺猶今之冉求耳今神明始創及群生最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追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預乎夫聖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合之外矣無以爲感故存而不論聖而弗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弼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暘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預則神聖已所不明矣況過此弥往渾瀚冥茫豈復議其邊陲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議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

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稟聖以成識其猶衆目會日以爲見離未察秋毫於百尋者資其妙目假日而覩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匱無假以見而於察微避危無所少矣何爲以千步所昧還疑百尋之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匱無以會聖而知取至於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爲以緣始之昧還疑旣明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感耶聖人何以不爲明之

答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苦空之義兼愛弗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修而六度明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是以聞道靈鷲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也豈復遠疑緣始然後至哉理明訓足如說修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想所不及者與將墮之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拔要求矢藥造構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哉皆由猜道自昔故未會無言致使今日在信妄疑耳豈可以爲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感固無以感聖而剋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

求我固宜虛己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是妾疑而不歸鈍斂衽者方將長淪惑網之災豈有旦期背向一差升墜天絕可不慎乎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之至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爲無爲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實之疑安得不生

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壯斬乎亂沫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此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備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崖莫匪尔極矣雖慈良無爲與佛說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弗明耳且凡稱無爲而無不爲者與夫法身無形晉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

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

荅曰余前論之旨已明俗儒而編專在治跡

言有出於堯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  
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弗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

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道大道乎斯文沒矣豈孰識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

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淵疏通其知如神既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

矣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几岱幽陵蟠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

以五帝之長豈堯治百年舜則七十廣成大隗鴻崖巢許夸父北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

畜積洋溢于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開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帝文不

雅訓縉紳難言唯採殺伐治跡猶萬不記一

豈至道之盛不見于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擣七聖於具

茨見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廣成之言

日至道之精窈冥冥即首楞嚴三昧矣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即亦隨化升降爲飛

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上見光  
下爲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隗之  
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号之稱矣自恐無生  
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流於玄勝而事沒振  
古理隨文翳故百家所摭若曉而昧又縉紳  
之儒不謂雅訓遂今徇世而不深于道者仗  
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困精神於  
求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國僂人  
而愛人郭璞傳古謂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  
僂愛之義亦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旣聞於  
三五之世也國典弗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  
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間

禮老爲言之關尹之求復爲明道設使二篇  
或沒其言獨存於禮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  
翁直是知禮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  
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以  
所見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劫燒  
之說劉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  
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  
衆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  
揚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  
虎曰臨淄城中有古阿余王寺處猶有形像  
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  
者依圖陷求皆如言得近姚略叔父爲晉王

於河東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略迎覩於灘上比丘今見存辛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干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存一切洞徹而威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爲不曜光儀於當今使精鹿同其信悟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覩故同其不信俱陷闡提之苦秦趙之衆一日之中白起項籍坑六十萬夫古今彝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有宿緣大善盡不覩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覩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慄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爲慈乎緣不傾天德不邈世則不能濟何以爲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曾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遠江而蟻避境猶皆心力橫徹能使非道玄通況佛神力融起之氣治籍之心以活百萬之命殊易夫納須彌於芥子甚仁於毀身乎一虎一鵠矣而今想焉而弗見告焉而弗聞請之而無救寂寥然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燒身者有絕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役傾資寶而事廟像者頻奪其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

惜矣若謂應在將來者則向六十萬命善惡不同而枉滅同矣命善惡雖異身後所當獨爲欲何望況復恐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聾瘡瘻獄毒痛皆得安寧夫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一矣而經則快多是語實則竟無暫應安知非異國有命世逸群者構此空法以脅異翼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已輸身遂相承於不測而勢無止薄乎答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夷謂險誠瞰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爲一神與道爲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無造夫萬化者固各隨因緣自作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日爲可不由緣數越宿命而橫濟也蓋衆生無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水四凶瞽頑象懶皆化之固然堯舜弗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降水流凶允若克諧其德豈不大哉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於濟主之俗敷化於外生之世者耳至於因而不爲功自物成直堯之殊應者耳夫鍾律感類猶心玄會況夫靈

聖以神理爲類乎凡厥相與冥邇於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增明故能感詣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映多寶涌見燈王入室豈佛之獨顯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供之運而墮乎禹績之內皆其誠背于昔故會乖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如柳季所志苟殊復何由感而見佛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已還雖復禮義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極之容復何由感映豈佛之偏隱哉我弗見矣若或有隨緣來生而六度之誠發自宿業感見獨朗亦當屢有其人然雖是俗比肩復何由相知乎然則龐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已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趙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不滅起藉二將豈將頽滅六十萬神哉神不可滅則所滅者身也豈不皆如佛言常滅郡生之身故其身受滅而數會於起藉乎何以明之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于鷄夷犬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充身暴同蜘蛛爲網矣鷹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虐已甚矣天道至公所布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冥應哉今六十萬人雖當美惡殊品至於

忍咀群生恐不異也美惡殊矣故其生之所  
享固可實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日固亦可  
同今道家之言也之所述無以云焉至若于  
公邴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宣殺  
報交驗皆書于魏漢也所信覩夫活人而慶  
流子孫況精神爲殺活之主無殃慶於後身  
乎殺活彼身必受報已身況通塞彼神而不  
榮悴於已神乎延年所殺皆凡等小人竇嬰  
王陵宰牧之豪賢不殊貴賤異其致報一也  
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王不二矣豈非  
天道至平才與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  
在貴賤故耶然則肫魚雖賤性命各正於乾坤矣觀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啁噍葛盧所聽  
之牛西已所感之鹿情愛各深於其類矣今  
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剗而剔之燔而炙之  
者則謂寃痛之殃上天所感矣今春獵胎孕  
燔疽羔鷄亦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  
但今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畋漁非可頓絕  
是以聖王庖厨其化蓋順民之殺以滅其害  
踐庖聞聲則所不忍因豺獺以爲節疾非時  
之傷孕解置而不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軻  
繫掌於豐鍾知王德之去殺矣先王撫鹿救  
急故雖深其仁不得頻苦其禁如來窮神明  
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殺爲衆戒之首萍沙

見報於白兔釋氏受滅於昔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窈窕精深迂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修法戒則必不墜長平而受坑焉服矣及在旣墮信法能徹必超今難若緣豐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見坑來身矣所謂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雖有壯美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道理之當也佛乘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擴濟豈佛無實乎譬之鵠鵠救疾以藥而不信不服疾之不瘳豈鵠不妙乎曾陽耿恭遠祖九江所以能迴日飛泉虫虎避德者皆以烈誠動乎神道神道之感即佛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已無誠何由致感於佛而融洽起藉哉夫以通神之衆萃窮化之堂故須彌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雖今則虎鵠昔或爲人嘗有緣會故值佛嘉運投身濟之割股代之苟無感可動以命償殺融洽之奇安得妄作吹萬之死咸其自己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古今悠闊傳巖遐岨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潔想西感覩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神

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負哉契闊  
人理崎嶇六情何獲于我而求累于神誠自  
剪絕則日損所情實漸于道苦力策觀傾資  
匱居未幾有之俄然身滅名實所收不出盜  
跨構館栖神象淵然幽穆形從其微神隨之  
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跨與道孰爲優乎  
彰於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  
貫神道物無妄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  
冥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萬命何理以坑乎  
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戰國之人眇若  
安期幽若囚皓龍顏而帝列地而君英聲茂  
實不可稱數同在葬之敦中獨何然乎豈不  
各是前報之所應乎旣見福成於往行則今  
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此殊品旣宿命所甄  
則身後所當獨何容濫經之所竒自謂當佛  
化見之時皆由素有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曾  
無贊應皆咎在無緣而反誣至法空搆嗚呼  
神鑒孔昭悔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問空搆  
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心蓋  
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滅但當一以  
儒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誑以不滅欺以  
成佛使燒祝髮膚絕其畔合所過苗穉數不  
可量且夫彥聖育無常所或潛有塞矣空搆

何利而其毒大苦知非聖賢之爲矣若人哉  
樊須之流也則亦斂身周孔畏懼異端敢妄  
作哉若自茲已降則不肖之倫也又安能立  
家九流之外增徽老莊之表而照列於千載  
之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達摩  
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大智中百論  
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才也近孫綽所頌者  
域健陀勒等八賢支道林像而讚者竺法護  
于法蘭道邃閻公則皆神映中華中朝竺法  
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蜜群公高其卓  
朗郭文舉廓然邃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龍樹  
以達寧皆失身於向所謂不肖者之託乎然  
則黃面夫子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齒  
髮遺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通之證也夫  
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深皆以  
厥祖身立佛前累華親傳世袞其實影跡遺  
事昭化融顯故其裏王則傾國舉戒四衆苦  
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詭曖事不實奇亦豈肯  
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  
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爲苦身離欲若是之至  
往而反者宜其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  
論曰夫自古所以不顯治道者將存其生也  
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  
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頓體而引以生之善惡

同善報而弥升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邈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潛五典勸佐禮教焉今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舟天疾厥胤蔑聞商臣考終而莊則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此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玄極不易之道哉

夫人理飄紛存沒若幻籠以百年命之孩老子無不盡矣雖復黃髮鯈背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旣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一閱以及今耳今積瞬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何爲甘鳩腐於漏刻以枉長存之神而不自踈於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徂宛轉人域囂于世路故唯覺人道爲盛而神想蔑如耳若使迴身中荒升奇遐覽妙觀天宇澄肅之曠日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唯離人群忿忿世務

而已哉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想感寂以昭  
明靈之應矣昔仲尼修五經於魯以化天下  
及其眇邈太蒙之巔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  
神合於八遐故超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  
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以  
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今之不信爲謂黔首  
之外都無神明耶爲之亦謂有之而直無佛  
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鳥降而  
生商孰遺巨跡感而生棄哉漢魏晉宋咸有  
瑞命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  
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方玄應不  
應不預存從實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  
後訓乎然則其法之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  
論曰群生皆以精神爲主故於玄極之靈咸  
有理以感堯則遠矣而百獸儻德豈非感哉  
則佛爲萬感之宗焉日月海岳猶有朝夕之  
禮秩望之義況佛之道衆高者窮神於生表  
中者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  
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內夫玄至者寡順世者  
衆何嘗不相與唯習世情而謂死則神滅乎  
是以不務邈志清遐而多循情寸陰故君子  
之道鮮焉若鑒以佛法則厥身非我蓋一憇  
逆旅耳精神乃我身也廓長存而無已上德  
者其德之暢於已也無窮中之爲美徐將清

升以至盡下而惡者方有自新之迴路可補  
過而上遷是以自古精鹿之中潔已懷遠祓  
行於今以擬來業而邁至德者不可勝數是  
佛法之效矣此皆世之所壅佛之所開其於  
類豈不曠然融朗妙有通塗哉若之何忽而  
不奉乎夫風經炎則暄吹林必涼清水激濁  
澄石必明神用得喪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  
非分之必然蓋處意則然誠試避心世物移  
映清微則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處其  
意乎資此明信已往終將克玉神道百世先  
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大矣衆生沾仁慈之  
至矣凝神獨妙道之極矣洞朗無碍明之盡

矣發軫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  
終必逕集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  
失路蹭蹬長往而永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  
然也世何故忽生懿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  
下則蜎飛蠕動乎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  
以血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內既夜消其半矣  
喪疾衆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榮樂得志蓋  
亦何幾而壯齒不居榮必懼辱樂實連憂亦  
無全泰而皆競入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  
曠塗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悶於  
佛理者誠亦衆矣夫緣起浩汗非復追想所  
及失得所關無理以感即六合之外故佛而

不論已具前論

論請復循環而伸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亂其占可知然原其所以然之狀聖所弗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莫知廢其可知逆占違天而動豈有不亡者乎不可以緣始弗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齶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內可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況經生死歷異身昔憶安得不亡乎所憶亡矣而無害神之常存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誠以答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食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已豈須窮源於崑山哉凡在佛法若違天稟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核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興憂俱生患禍發於時事灾沴奮於冥昧雖復邪貴蓮雲擁徒百萬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熇熇婦

子嬉嬉俄復淪爲忽悅人理曾何足恃是以過隙宜競賒諦冥化縱欲侈害神旣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群生虫豸萬等皆殷鑒也爲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靈援死則清升清升無已逕將作佛佛固言尔而人侮之何以斷人之勝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永受其劇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無已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略不無蒙濟皆向所謂生蒙靈援死則清升之符也夫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日具不遑食兆民賴之於一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萬化乎今依周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爲明后沒爲明神而常王矣如來豈欺我哉非崇塔侈像窺遠實而覩近弊將橫以詣法矣蓋尊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化不以尊豪輕絕物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天下歸仁之盛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和上澄業廬山余往憩五旬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比丘並含清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

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邃于巖林驟與余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曠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上據經之旨云矣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與人之頌緹縈一言而霸業用遂肉刑永除事固有俄爾微感而終至冲天者今無陋鄙言以警其所感奄然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弘明集卷第二

集

閻 悅 恽 憔 律 偉 羽 鬼 魁  
即 悅 恽 憔 律 偉 羽 鬼 魁  
及 宰 淳 踵 反 義 淳 美 小 綴 知 衛 眇 音 蛙 乌  
轅 圓 繼 反 蘆 官 煒 大 嚢 銀 脣 有 婥 精 噎 音 褒 丰  
羊 偶 他 的 茪 反 汎 芳 犯 姦 居 之 繼 錫 潛 自 塹 鷗  
於 蓋 猶 愛 休 咎 下 音 腸 虹 紅 昂 邑 陰 羽 敏 漫 莫 管  
濟 壽 侧 史 迨 遺 二 音 庵 步 交 鰐 反 各 瞳 詩 闔 蒭  
反 膏 七 才 紅 反 沢 似 陲 垂 蔚 音 饋 求 位 矢  
始 猶 七 才 紅 反 沢 似 陲 垂 蔚 音 饋 求 位 矢  
峒 同 空 几 反 以 伐 字 蟠 盤 隘 五 每 夸 誇 溢 亦  
闢 反 晉 益 繕 紳 合 用 摶 荘 疾 咨 窃 煙 晩 擦 集  
績 反 酷 苦 篤 耿 哽 蟾 音 甄 居 延 脣 虛 楚 鎮  
子 歷 酸 伏 美 直 世 咀 才 吕 蛛 蟠 音 誅 捕 噬

下消上音博邴丙房粉竇豆肫反困喟噍上竹  
他才子逝邴字盼反刈枯剝反他弟燔煩疽反  
达音柴下豈豐反刈枯剝反他弟燔煩疽反  
遂股音償常岨阻硠字祝咒契苦結崎去  
反烏葛裔反跨苦化弄魚箭樊煩綽反  
吾骨詫王嫁黠閑八嗜音詭俱委沮才呂  
胡道慨而逝彦反魚箭樊煩綽反  
反許嬌黑巨兼褰遲一憩去例旅蔑莫結呻  
反鄧各嬉許之隙反丘逆傍旅吕音壅拱紓  
反呼各嬉許之隙反丘逆傍旅吕音壅拱紓  
反鄧各嬉許之隙反丘逆傍旅吕音壅拱紓  
反武具側詣許后反洽合  
院音悔武音具側詣許后反洽合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